

虎穴飞鹰

HUXUE FEIYING

塞野著



虎 穴 飞 鹰

塞 野 著



内 蒙 古 人 民 出 版 社

虎穴飞鹰

塞野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125 字数: 82千 插页: 1

1984年1月第一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3,700册

统一书号: 10089·267 每册: 0.50元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中篇小说。故事反映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达尔罕草原的变迁。作者以娴熟的艺术功力，重彩描绘达尔罕王府的小奴隶金鹰历尽艰险、飞出虎穴、死里逃生的曲折故事。他那悲惨的家世，催人泪下；其中惊险的情节，扣人心弦。作品主题思想健康、人物形象鲜明！感染力强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，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文学读物，适合广大读者阅读，对青少年尤有教育意义。

一束惨淡的夕阳，透过乌云的缝隙，穿越枯黄而又沉寂的千里草原，照射到西拉沐沦河北岸一株古老的歪脖子榆树枝杈上。树上并排吊着两个衣衫褴褛的男尸，树底下围着一圈儿饿狼，一个个仰面吐舌，蹲在那儿小心翼翼的守候着。树顶上空，一群哇哇怪叫的乌鸦，左右盘旋，沙沙的鼓翼声汇成一股强劲的风浪，不断地冲击着苍黄的地面，迫使想要吃人的狼不得不左顾右盼，多加了几分小心。

突然，从西北敖包山一带荡起了一片尘埃，随后响起一阵震撼大地的雷鸣般的马蹄声。一个身着古铜色蒙古袍、身躯魁伟的黑脸大汉，手握套马杆，骑一匹铁青马，追风赶月般驱赶着马群疾驰而来。

距离老榆树还有一箭之地，牧马人从马群左侧猛冲到前面去，扬起套马杆冷丁一声长啸：“噢——嘿！”马群立时止住飞奔，在原地盘旋，一匹护群的儿马抖着长鬃，“呱儿呱儿”地叫着，围着马群飞驰。马群顿时安静下来，昂首挺立，静静地望着威武的驯马能手巴特尔。

年近三十的巴特尔兜转马头，策马直奔孤榆树驰

去。七八只饿狼霍地跳将起来，一字儿排开，挖挲着土黄色的毛，呲牙瞪眼地朝巴特尔示威。威武剽悍的巴特尔把手里的套马杆朝前一顺，双脚一磕马肚，大喝一声，旋风般疾驰到饿狼跟前，随着扬起的套马杆的闪动，一只老狼被勒紧了脖子，拖出去好远，转瞬间，三只恶狼遭到了同样的命运。其它几只恶狼见势不妙，嗥叫着，失魂落魄地逃窜远去。

巴特尔并不去追赶，跳下马来，将套马杆倚在马鞍左侧，转身来到孤榆树下，迅速拔出短刀将绳子砍断，放平尸体，拿着牛皮口袋去河边装了半袋清水，回来给两个死难者净了手脸，又将两具尸体抱到铁青马的马背上，抡起大巴掌照马屁股猛地拍了一下，那马一纵身朝前飞奔而去，过了不大一会儿，又空着跑了回来。巴特尔轻轻地拍了拍马的脖颈，重又跨上马，驱赶着马群，朝十里外的王爷府缓缓驰去……

素日戒备森严的王府大门前，今天用翠绿的松树枝搭起了彩门，大门口和二门外挂着八角紫金玲珑逍遥灯。王府对面，是高筑的经台，台上盘坐着一百个身穿黄袍、头戴大鸡冠帽的大喇嘛，手摇玛尼车，敲打着乐器，潜心闭目，高声诵经念佛。距经台不远架着三口大铁锅，红蓝色的牛粪火苗儿一窜一窜地舔着锅底，冒着青烟儿，能装下一头牛的大锅里正煮着准

备施舍的肉粥。那飘散开来的米肉香味儿，强烈地引诱着一群满面污垢、衣不遮体的饥饿游民，他们手里端着各种离奇古怪的器皿，弯着腰走近大锅，卑微地向守护在一旁的彪形大汉哀求乞讨：“慈悲的佛呀，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吧！……”

彪形大汉一挥手，横眉立目，粗声恶气地喝道：“滚，你们这群饿鬼！大管家说了，等喇嘛念完经卷，良辰一到才能施舍。现在都给我滚到一边去！”饥饿的游民只得缩着身子躲到一边期待着。

这时，从东南方向传来一阵悠扬的马头琴声，是有名的流浪歌手沙格德尔迈着两条仙鹤腿赶来了。人未到，歌声先飘了过来：

草原哟，我亲爱的母亲！

是你用奶汁把我哺育成人。

人世间为什么如此多灾多难，

何时才能驱散头顶上的乌云？

苍天哟，快快睁开你的双睛！

枯竭的草原早已筋疲力尽。

洁白神圣的哈达呀，

被恶人沾污鲜血淋淋……

那些等候施舍的穷苦游民，听到歌声后，愁苦的脸上又增添了几分哀伤，他们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呆立

在旷野里，尔后终于忍耐不住，一拥而上，将三口大铁锅团团围住，不等彪形大汉明白过来，无数只瘦骨嶙嶙又黑又脏的手一齐扬起来，用各自拿的器皿从大锅里才挖一下就走，人潮汹涌，势不可挡。那几个看守大锅的恶奴被人流撞倒在地，差一点儿给踩死。在一片混乱和喊叫声中，坐在经台上的大喇嘛也走了神儿，不住地扭头朝台前斜睨几眼，诵经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。

不大一会儿，从王府的红漆大门洞里冲出来十几个手执大刀の武士，高声呐喊，从高台阶上直冲下来，挥动手里的长柄大刀杀向讨粥的人群。这时围在大锅四周的饥饿贫民，再也顾不上去才挖肉粥了，象羊见了狼似的，立时乍了群，四散逃避。一个上了年纪的驮背老头儿，腿脚不灵便，迟了几步，被王府兵丁追上，举刀就砍，“噗哧”一声，驮背老头儿的头顶被砍了一刀，鲜血喷流，扑倒在地，手里的一个破空碗扔出老远，摔碎了。

立在高台阶上的大管家那僧，挺着瘦猴似的干巴身子，一手杈腰，一手紧握黑蟒鞭，恶狠狠地命令武士将驮背老头儿拖到他的脚下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我打死你们这帮饿鬼！叫野狼嚼碎你的贱骨头！”一面抡起黑蟒鞭，狠劲地抽打着还有半口气的驮背老头儿。驮背老头儿浑身抽搐着，痛苦地呻吟着，没熬过半个

时辰，便闭上了眼睛一命归阴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沙格德尔悄悄地来到高台阶下，彬彬有礼地朝大管家深深一躬：“尊贵的大管家哟，既然无知的愚民冒犯了佛威，打入了阴曹地府，那就让我唱一段《驱邪诅咒歌》吧！”说着，便拉起马头琴放开喉咙唱道：

人世间吃人的魔鬼哟，
脖子上挂一串闪光的佛珠，
那是一百个童子髑骨制成，
他们阴魂不散日夜啼哭。
魔鬼的邪恶惹怒了天庭，
玉帝下旨将魔鬼严加惩处，
打入了十八层地狱，
雷击火焚霎时粉身碎骨！
从此一百个冤魂得到超脱，
魔鬼的血水却淹没了酆都；
作恶多端的狡诈魔鬼哟，
但愿你形消迹灭永世皆无！

.....

那僧眯着老鼠眼听完沙格德尔的一段唱词，虽然觉得不怎么顺耳，但也说不出什么来，只好装模作样地点点头，并且掏出一块银元扔到沙格德尔脚下，算

是一次破格的赏赐。

沙格德尔拣起银元，回身盯住断了气的驮背老头儿喃喃自语：“这回总算有了葬身的钱，一块银元一条命……”

突然间，王府里响起一阵鼓乐声，二门里有人大声往外传话：“王爷驾到！”

那僧急忙叫那些手执大刀的武士把驮背老头儿拖走，回身来到大门以里，躬身迎候，活象个给主人舔腭的哈巴狗。

伴着鼓乐声，王爷的仪仗队缓步前导，在一长列手执大刀长矛的卫队身后，有两个年轻美貌的女奴隶，抬着一个很大的金漆木盘，里面放着一个面制的大寿桃，随后是八个且歌且舞的妙龄女子，一个个轻舒玉臂，身姿婀娜。最后面是王爷和小福晋合坐的八抬大轿，前后簇拥着许多男仆女奴。

达尔罕王一直到大门里才同小福晋下了轿，对前来迎候的大管家问道：“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扎！一切就绪，专候王爷驾临！”

达尔罕王那油葫芦似的圆盘大脸上微露笑容，手一挥：“好！那就开始吧！”

“扎！”那僧挺身高声喊道，“起乐！——”顿时鼓乐声大作，经台上的一百个大喇嘛面北肃立，双掌

合十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一时鼓乐齐鸣，佛声大震。

达尔罕王大摇大摆地来到高台阶上，在一把虎皮金交椅上落坐后，朝两边摆放的各种珍奇献品瞥了一眼，又望了望前来祝寿的王公贵族，不觉呵呵大笑，喷着一股酒气马上传令，叫驯马手巴特尔当场表演驯马特技。

那僧立刻大声传谕：“王爷有旨，命巴特尔献技套马！”

巴特尔飞身上马，先从王爷面前的广场跑过去，然后朝聚拢在经台东边的马群疾驰，随着套马杆的左右摆动，马群开始奔驰，绕着经台兜了一圈之后，巴特尔这才纵马冲进马群，紧紧盯住一匹矫健雄壮的栗色生个子蒙古马，左盘右旋，套马索不离马头。可是那匹栗色蒙古马性情暴烈，不肯就范，一个劲地左躲右闪，不让套马索挨身。富有经验的驯马能手巴特尔，不容栗色蒙古马喘过气来，来了一个猛烈冲刺，闪电般套住了它的脖子，双手用力一拖，那马嘶儿的一声长啸，扬起前蹄直立起来；巴特尔趁势一跃而起，腾身跨上了栗色蒙古马背，左手抓住马鬃，右手握着套马杆子，任凭生个子马怎么尥蹶子撒野，他的整个身子就象贴在马背上一样，稳如泰山。那生个子栗色蒙古马无计可施，只好狂奔起来，企图将巴特尔甩

掉。可是巴特尔反而嫌它跑得太慢，不断地用脚踢马肚子，催促它快跑！

在巴特尔的神力驱使下，暴烈的栗色蒙古马，开头还是那样咆哮嘶鸣，等围着经台跑了十八圈之后，威风大减，奔驰的速度越来越慢了，最后变得服服贴贴，主动地停下来。巴特尔这才旋身下马，大踏步来到高台阶下，向王爷交差。

达尔罕王见自己的奴隶如此剽悍，而且又是八旗公认的驯马能手，心里十分高兴。这是他达尔罕王的荣誉和光彩！对于象巴特尔这样的奴隶要另眼相待。他立起身来，亲自斟满一大碗马奶酒，作为特殊的奖赏和恩赐，命大管家端到巴特尔面前。

此刻，巴特尔那黑里透红的方盘大脸上笼罩着一层阴云，仍然低着头，眼都没抬，从那僧手里接过酒碗，转身面向西北，用右手中指在酒碗里蘸一下，然后朝空中弹去，一连反复了三次，又把酒碗高高地举过头顶，默默地祷告了一番，然后把酒全部泼到地上……

立在一旁的那僧立时变了脸，只是不敢擅自发作，扭头朝高台阶上瞭望，等候王爷的旨令。只见达尔罕王爷那油光滚圆的一张脸已经变成了红紫葫芦，猛地把桌子一拍：“来人哪！给我把这个不识抬举的恶鬼

抓起来，五马分尸！”守卫在高台阶下面两侧的武士闻声蜂拥而上，把巴特尔团团围住，因为慑于巴特尔的神威，谁也不敢领先上前动手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直躲在一旁的沙格德尔，急忙趋步向前，朝王爷施礼，并大声疾呼：“王爷息怒，应恕巴特尔无罪！”

达尔罕王扶案而起，朝高台阶下扫视了一眼，认得来人乃是名震草原的歌手沙格德尔，不觉一怔，嗯了一声，责问道：“你有什么话？讲！”

沙格德尔不慌不忙地用手掸了掸身上的尘埃，满面带笑地说：“尊贵的王爷！刚才巴特尔不敢私自领受王爷您的恩赐，是因为怕折了寿，所以他才用您亲赐的御酒祭天地，敬鬼神，他这是在暗中为王爷您向佛祖祈求大福大寿呢！”

达尔罕王听了沙格德尔这番话，怒气消了大半，但为了不失王爷的尊严，仍旧板着面孔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“就算你说的对，他也得受惩罚！因为他违背了我的旨意！来呀，快把巴特尔押入石牢，给他净净心！”

天色渐渐暗淡下来，空中阴云密布，王府门前早已空无一人。一阵阴风吹进石牢，搅动了闷聚多时的恶臭，差一点儿使巴特尔昏厥过去。他极力忍受着，稳住脚跟，手指触到了冰冷的石壁上，一个毛乎乎的

东西带着沙沙声从指缝间溜走了。眼前一片墨黑，胸口闷胀得微微作痛。再跨前一步，脚下碰到了一个软鼓囊囊的东西，伸手触摸时，竟是粘乎乎的一片。啊！原来是一具腐烂发臭的死尸！巴特尔神经质地跳了起来，但立刻又恢复了常态，他想起了一年前被王爷的黑蟒鞭毒打后关进这座石牢，以后再也没有出来的奴隶桑布，不由得从心底升腾起一股怒火，恨得咬牙切齿，愤愤不平。

在死一般沉寂而又孤独黑暗之中，巴特尔艰难地熬度着时光。大概到了后半夜吧，他感到又饥又渴，想找个干松一点的地方躺下歇一歇，可是到处都是湿漉漉的，头顶上不时滴着阴冷的水珠儿，无处栖身。正当他处于凄苦彷徨的时候，忽然从石牢深处传来一阵悉悉簌簌的响声，尔后是一块石头碰击地面的滚动声……巴特尔感到惊诧，摒住呼吸侧耳聆听。

“叔叔！巴特尔叔叔！……”

一个轻微的孩子叫喊声从石牢的尽头传过来，声音里带着几分惊恐和颤栗。巴特尔急忙朝发出声响的地方奔过去，在石牢的尽头，那个男孩子的叫声又响起来：“叔叔，我在这儿。给！”一条短粗的羊毛绳从头顶上的洞口伸了下来。

巴特尔伸手握住垂下来的绳头，用力扯了扯，觉

得很牢固，便两手倒着羊毛绳，象猴爬杆似的攀了上去。挨近洞口时，用一只手撑住石磴子，身子悬空一纵，便顺利地翻上了洞顶。头顶星光灿烂，夜风轻拂。巴特尔立在高坡上朝王府后院俯视，象屹立在山顶上的一尊雕塑石像。那个身披烂皮袄的牧羊孩子麻利地收起羊毛绳，搬起一块石板将洞口堵住，有点沉不住气了，焦急地催促说：“快走吧！小心叫他们给抓回去！”

巴特尔这才转过身来，把手掌按在男孩的肩上，热切而又温柔地说：“谢谢你，小根登！是谁叫你来救我的？”

“没人叫我来，是我自个儿来的。”不满十岁的放羊娃根登立刻活跃起来，小声说：“我常到这疙瘩来放羊，知道这儿有个洞口，听说你被关进了石牢，我就偷偷地来啦！叔叔，快点跑吧，千万别再叫他们看见！”

“好孩子，谢谢你的好意！”巴特尔亲切地摸着根登的光头说，“你先回去吧，我还要去办点事……”根登一把没拽住，巴特尔一闪身没影了。……

过了一会儿，只见王府后院的大草垛起火了，火苗儿一窜老高，把旁边的粮仓和马厩也给燃着了，刹那间火势连成一片，噼剥作响；火光中，巴特尔从马

厩里牵出一匹乌龙驹，正要上马，忽觉脑后扑来一股寒风，急闪身躲过，就势一个扫蹚腿将来人扫倒，紧接着一个虎扑，上前夺过马刀，迅速地结果了那个恶奴的性命。急忙跃上马背，挥刀又杀死了从两侧包抄上来的几个武士，纵马直奔后角门驰去。这时放羊娃根登早已手握石块守候在敞开的后角门旁边，老远就朝奔过来的巴特尔大喊：“叔叔快跑！叔叔快跑！”

巴特尔猛吃一惊：“啊？是你！……”顾不上多想，近前一探身就将根登一把带进怀里，从后角门猛冲出去。身后的王府兵丁鸣枪追赶了一阵，也没追上，只好败兴而归。那僧气得暴跳如雷，劈头打了小头目两记耳光，又臭骂了一通，这才亲自率领家丁武士连夜出发，径直朝巴特尔的住家地奔去……

脸色蜡黄的斯琴高娃，在昏暗的小油灯的阴影里，跪在佛龛跟前，双掌合十，十分虔诚地在那里默默地祷告，暗自祈求佛爷保佑与她相依为命的丈夫巴特尔。

这是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，带着重身子的斯琴高娃终于支持不住了。她慢慢地抬起头来，望着供在佛龛里被牛粪烟熏得黑漆燎光的小铜佛，目光呆滞，哀伤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浓重的乌云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小

油灯唛拉一声熄灭了，神态疲惫而又可怜的女人已经把头垂到胸前，迷迷糊糊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她看见自己心爱的丈夫平安地回到了她的身边，还给没有出世的小宝贝带来一个银项圈儿，对她说：今后永远和她在一起，再也不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
斯琴高娃无声地笑了。忽然听见马蹄响，不觉惊醒了，正待起身出去察看，包门响了，一个人影儿闪了进来。

“谁？”

“我！”

“啊！巴特尔！”

斯琴高娃惊喜地扑过去，倒在丈夫的怀里竟呜呜咽咽地哭起来。

“别哭！我是回来特意向你告别的。”巴特尔柔情地用大手抚摸着妻子瘦小的肩头，带着颤音说，

“你……你可要保重啊！”

斯琴高娃茫然不知所措：“你、你、你说什么？”

巴特尔苦笑着说：“我放火烧了王府，杀了王府的家丁，惹下大祸啦！现在我要带上根登逃离虎口，到罕山老林里去寻找生路！”

斯琴高娃浑身哆嗦，急得说不出话来。半天才哇